

小

口
口口

文

人。他主張以激烈的手段，促進社會。周作人卻是一個人道主義者。他希望以不流血的方法，來造成社會革命。近年以來，他們倆思想上的分歧更利害了。然而從他們的作品上，也可以看出他們的分野。在新文藝編輯會開談的時候，魯迅曾以何家幹等筆名，發表許多雜感文字，筆調老辣如雷，思想更比華蓋時代前進多了。周作人近年掌教北平，自稱知堂老人，喝着『苦茶』，讀着袁中郎的作集，彷彿『老朱老朱』。他的『四十自壽詩』，根本表現着這種無可奈何而退隱的思想。比諸他那『憂憂之聲』的阿兄，未免有愧色了。至於兩周的小品文，我們也可以簡單地比較一下。魯迅言詞簡鍊，筆致老辣，攻擊人的時候，簡直像人家的要害，一針見血。在他那冷酷尖刻的字裏行間，就可以想像到這位世故老人嚴正的態度。周作人的小品，卻是緩慢舒齊，平靜清淡。看他的話，好像很笨拙的，簡直是絮絮的囁語。然而他那簡鍊的語法，卻是無可增減的。讀後回味起來，卻感到異常的滋味。在他的文筆下，又隨處可以見到他的謙虛和博學。比喻地說，魯迅的文章像橄欖，希望我們的讀者，各自去找自己的偏好吧。

林語堂福建漳州人，是一個語文學家。他在語絲時代，已經是一個勇敢的戰士。但是那時他還

是正統的叛逆者，以剛健的精神，前進的態度，和惡勢力奮鬥，站在尖兵地位，百折不撓地力戰。他的劇本子見南子，描寫春秋時代淫蕩的王妃南子，謁見道學泰斗孔子的情狀，曾掀起巨大的波浪，正可以代表他反封建精神。近年以來，他看見『世事日非』，言論又不自由，便以冷嘲的旁觀態度，提倡幽默，造成了文壇上一時的風氣，並被尊爲『幽默大師』。本來『優孟衣冠』，『譏評時事』，也未嘗不好，可是因此走入邪途，以肉麻的苦笑來忘記現實的痛苦，自爲有心人所不取。幸而林民自己，最近也改走了他途。讓我們拭目以待這位老戰士的新品。本編選了他前期的作品兩篇。至於他的幽默作品，暫不編入。

吳敬恆，字稚暉，江蘇無錫人，他是中國國民黨中的元老，也是最早輸入新文化的人。他的事業文章，自有專書，不必這裏費辭多贅。至於他的散文，突梯滑稽，自有一種風格，值得仔細玩味。有人說它『粗俗鄙穢』，然而吳氏竟以此演說宇宙間的大道理，頭頭是道，不可謂非卓越了。可惜他那種文體，近來竟無繼者，他老人家又擱筆已久，廣陵絕響，確是小品文界的遺憾。

梁遇春，福建人，已故。中國小品文作者，最受西華影響的，要算梁氏了。他深具英國小品

文的風格，再加上他感傷的思想，淵博的知識，流麗的文筆，真可說是『異軍特起』，可惜天不永年，否則這位作家的成績，當不止此。但是單就他遺存在世的寥寥幾篇而言，也可以說是珍品了。本編選了他的散文三篇。

顧頡剛，是一個研究史學的專家。他的古史辨，推翻了傳統思想，懷疑中國上古時代的傳說，不管在學術上的價值如何，總是現在一本有獨創思想的著作。本編選了他的古史辨自序，一方面固然要把新文藝的精神（懷疑傳統思想）介紹給讀者。最主要的原因，卻是這篇洋洋幾萬言的文章，簡直是他自己的傳記和求學的經過，實在是一篇絕妙的散文，所以編在這裏。

陳源，字西滢，他是現代評論裏的人物，曾和魯迅開過筆戰，被列爲正人君子之流。他的作品西滢閑話，也是老練的雜感小品。值得注意的，倒是他那正統派의思想和英國 *Gentleman* 的態度。這裏選的新文學運動以來的十部著作，是他憑主觀的眼光所推薦的。希望讀者用現在的眼光，對於他所評舉的十部著作，重新估價一下；再把自己理想中的十部著作，試列出來，跟他推薦的一加比較。

除上所說的以外，還有幾位作家：郁達夫，郭沫若，全是創造社的戰士，他們的散文，熱情澎湃，自成一派。朱自清，是一個詩人和散文作家，他的小品，秀逸流麗，頗像江南的風景。可是他們在文壇上的地位，靠了另外的作品，已有定評；就是在我們另外的選本裏，也有比較詳細的介紹，這裏不另多贅。

『載道』派的小品，已盡於此，希望讀者看過之後，對於現在新文藝運動以來主要的思想，得一梗概，那末本編的編選，也得稍盡其貢獻了。

編者

目次

小引	(一)	編者
一九一八年隨感錄	(一)	魯迅
論照相之類	(一一)	魯迅
燈下漫筆	(一六)	魯迅
忽然想到	(二二)	魯迅
這個與那個	(二七)	魯迅
阿Q正傳的成因	(三三)	魯迅
狗貓鼠	(三八)	魯迅
電的利弊	(四四)	魯迅
自己的園地	(四五)	周作人
詩的效用	(四七)	周作人
謎語	(五〇)	周作人
論小詩	(五三)	周作人
元旦試筆	(五九)	周作人
談酒	(六一)	周作人
文藝批評雜話	(六四)	周作人
猥褻的歌謠	(六八)	周作人

我學國文的經驗	(七三)	周作人
夏夜夢	(七六)	周作人
祝土匪	(八五)	林語堂
談理想教育	(八八)	林語堂
苦矣	(九四)	吳稚暉
一個新信仰的宇宙觀及人生觀	(九七)	吳稚暉
五六年來創作生活的回顧	(一〇五)	郁達夫
人死觀	(一一〇)	梁遇春
談流浪漢	(一一五)	梁遇春
春朝一刻值千金	(一二六)	梁遇春
線裝書與白話文	(一三〇)	陳西滢
新文學運動以來的十部著作	(一三四)	陳西滢
古史辨自序	(一四一)	顧頡剛
女人	(二一七)	朱自清
白種人——上帝之驕子	(二二二)	朱自清
神話的世界	(二二五)	郭沫若
革命家與藝術家	(二三〇)	郭沫若

一九一八年隨感錄

魯迅

一

我一直從前曾見嚴又陵在一本什麼書上發過議論，書名和原文都忘記了。大意是：『在北京道上，看見許多孩子，輾轉於車輪馬足之間，很怕把他們碰死了，又想起他們將來怎樣得了，很是害怕。』其實別的地方，也都如此，不過車馬多少不同罷了。現在到了北京，這情形還未改變，我也時時發起這樣的憂慮，一面又佩服嚴又陵究竟是『做』過赫胥黎天演論的，的確與衆不同。是一個十九世紀末年中國感覺銳敏的人。

窮人的孩子蓬頭垢面的在街上轉，闊人的孩子妖形妖勢嬌聲嬌氣的在家裏轉。轉得大了，都昏天黑地的在社會上轉，同他們的父親一樣，或者還不如。

所以看十來歲的孩子，便可以逆料二十年後中國的情形；看二十多歲的青年，——他們大抵有了孩子，尊爲爹爹了，——便可以推測他兒子孫子，曉得五十年後七十年後中國的情形。

中國的孩子，只要生，不管他好不好，只要多，不管他才不才。生他的人，不負教他的責任。雖然『人口衆多』這一句話，很可以閉了眼睛自負，然而這許多人口，便只在塵土中輾轉，小的時候，不把他當人，大了以後，也做不了人。

中國娶妻早是福氣，兒子多也是福氣。所有小孩，只是他父母福氣的材料，並非將來的人的萌芽，所以隨便輾轉，沒人管他，因爲無論如何，數目和材料的資格，總還存在。即使偶爾送進學堂，然而社會和家庭的習慣，尊長和伴侶的脾氣，卻多與教育反背，仍然使他與新時代不合。大了以後，幸而生存，也不過『仍舊貫如之何』，照例是製造孩子的傢伙，不是『人』的父親，他生了孩子，便仍然不是『人』的萌芽。

最看不起女人的奧國人華寧該爾（Otto Weininger）曾把女人分成兩大類：一是『母婦』，一是『娼婦』。照這分法，男人便也可以分作『父男』和『嫖男』兩類了。但這父男一類，卻又可以分成兩種：其一是孩子之父，其一是『人』之父，第一種只會生，不會教，還帶點嫖男的氣息，第二種是生了孩子，還要想怎樣教育，纔能使這生下來の子，將來成一個完全的人。

前清末年，某省初開師範學堂的時候，有一位老先生聽了，很爲詫異，便發憤說：『師何以還須受教，如此看來，還該有父範學堂了！』這位老先生，便以爲父的資格，只要能生，能生這件事，自然便會，何須受教呢？卻不知中國現在，正須父範學堂，這位先生便須編入初等第一年級。

因爲我們中國所多的是孩子之父，所以以後是只要『人』之父！

二

現在有一班好講鬼話的人，最恨科學，因爲科學能教人道理明白，能救人思路清楚，不許鬼混，所以自然而然的成了講鬼話的人的對頭。於是講鬼話的人，便須想一個方法排除他。

其中最巧妙的是搗亂。先把科學東扯西拉，解進鬼話，弄得是非不明，連科學也帶了妖氣。例如一位大官做的衛生哲學，裏面說——

吾人初生之一點，實自臍始，故人之根本在臍……故臍下腹部最爲重要，道書所以稱之曰丹田。用植物來比人，根須是胃，臍卻只是一個蒂，離了便罷，有什麼重要。但這還不過比喻奇怪罷了，尤其可怕的是——

精神能影響於血液，昔日德國科布博士發明霍亂（虎力拉）病菌，有某某二博士反對之，取其所培養之病菌，一口吞入，而竟不病。

據我所曉得的，是 Koch 博士發見（查出了前人未知的事物叫發見，創出了前人未知的器具和方法纔叫

發明了一真虎力拉菌，別人也發見了一種，Koch說他不是，把他的菌吞了，後來沒有病，便證明了那人所發見的，的確不是病菌。如今顛倒轉來，當作『精神能改造肉體』的例證，豈不危險已極麼？

搗亂得更凶的，是一位神童做的三千大千世界圖說。他拿了儒、道、士、和尚、耶穌的糟粕，亂作一團，又密密的插入鬼話。他說能看見天上地下的情形，他看見的『地球星』，雖與我們所曉得的無甚出入，一到別的星系，可是五花八門了。因為他有天眼通，所以本領在科學家之上。他先說道，——

今科學家之發明，欲觀天文則用天文鏡……然猶不能持此以觀天堂地獄也。究之學問之道如大海然，萬不可入海飲一滴水，即自足也。

他雖然也分不出發見和發明的不同，論學問卻頗有理。但學問的大海，究竟怎樣情形呢？他說，——
赤精天……有毒火坑，以水晶蓋壓之。若與某星球將壞之時，即去某星球之水晶蓋，則毒火大發，焚燬民物。

衆星……大約分爲三種，曰恆星，行星，流星……據西學家言，恆星有三十五萬，以小子視之，不下七千萬也……行星共計一百千萬大系……流星之多，倍於行星……其繞日者，約三十三年一週，每秒能行六十五里。日面純爲大火……因其熱力極大，人不能生，故太陽星君居焉。

其餘怪話還多，但講天堂的遠不及六朝方士的十洲記，講地獄的也不過鈔襲玉歷鈔傳。這神童算是糟了！另外還有感慨的話，說科學害了人。上面一編『嗣漢六十二代天師正一真人張元旭』的序文，尤爲單刀直入，明明白白道出。——

自拳匪假託鬼神，致招聯軍之禍，幾至國亡種滅，識者痛心疾首，固已極矣。又適值歐化東漸，專講物質文明之秋，遂本科學家世界無帝神管轄，人身無魂魄輪迴之說，奉爲國是，俾播印於人人腦髓中，自是而人心之敬畏絕，道德無根柢以發生矣。放僻邪侈，肆無忌憚，爭權奪利，日相戰殺，其禍將有甚於拳匪者……

這簡直說是萬惡都由科學、道德全靠鬼話；而且與其科學，不如拳匪了。從前的排斥外來學術和思想，大抵專靠皇帝；自六朝至唐宋，凡攻擊佛教的人，往往說他不拜君父，近乎造反。現在沒有皇帝了，卻尋出一個『道德』的大帽子，看他何等利害。不提防想不到的一本紹興教育雜誌裏面，也有一篇仿古先生的教育偏重科學無寧偏重道德（寧字原文如此疑是避諱）的論文，他說——

西人以數百年科學之心力，僅釀成此次之大戰爭……科學云乎哉？多見其爲殘賊人道矣！偏重於科學，則相尚於知能；偏重於道德，則相尚於欺僞。相尚於欺僞，則禍止於欺僞，相尚於知能，則欺僞莫由得而明矣！

雖然不說鬼神爲道德根本，至於向科學宣告死刑，卻居然兩教同心了。所以拳匪的傳單上，明白寫着——
孔聖人、張天師傳言由山東來，趕緊急傳，並無虛言（傳字原文如此，疑傳字之誤）

照他們看來！這般可恨可惡的科學世界，怎樣挽救呢？靈學雜誌內俞復先生答吳稚暉先生書裏說過：『鬼神之說不張，國家之命遂促！』可知最好是張鬼神之說了。鬼神爲道德根本，也與張天師和仿古先生的意見毫不衝突。可惜近來北京乩壇又印出一本感顯利冥錄，內有前任北京城隍白知和譚閱法師的問答：

師云：發願一事的確要緊……此次由南方來，聞某處有濟公臨壇，所說之話，殊難相信。濟祖是阿羅漢，見思惑已盡，斷不爲此……不知某會臨壇者，是濟祖否？請示。

乩云：承諭發願……謹記斯言。某處壇，靈鬼附之耳。須知靈鬼，卽魔道也。知此後當發願驅除此等之鬼。

『師云』的發願，城隍竟不能懂，卻先與某會力爭正統。照此看來，國家之命未延，鬼兵先要打仗；道德仍無根柢，科學也還該活命了。

其實中國自所謂維新以來，何嘗真有科學。現在儒道諸公，卻徑把歷史上一味搞鬼不治人事的惡果，都夥到科學身上，也不問什麼叫道德，怎樣是科學，只是信口開河，造謠生事，使國人格外惑亂，社會上罩滿了妖

氣。以上所引的話，不過隨手拈出的幾點黑影；此外自大埠以至僻地，還不知有多少奇談。但即此幾條，已足可推測我們周圍的空氣，以及將來的情形，如何黑暗可怕了。

據我看來，要救治這『幾至國亡種滅』的中國，那種『孔聖人張天師傳言由山東來』的方法，是全不對症的，只有這鬼話的對頭的科學——不是皮毛的真正科學——這是什麼緣故呢？陳正敏遜齋閱覽有一段故事（未見原書，據本草綱目所引寫出，但這也全是道士所編造的謠言，並非事實，現在只當他比喻用）說得好：

楊勛中年得異疾，每發語，腹中有小聲應之，久漸聲大。有道士見之，曰：『此應聲蟲也！但讀本草，取不應者治之。』讀至雷丸，不應，遂頓服數粒而愈。

關於吞食病菌的事，我上文所說的大概也是錯的，但現在手頭無書可查。也許是 Koch 博士發見了虎列拉菌時，Pfeiffer 博士以為不是真病菌，當面吞下去了，後來病得幾乎要死。總之，無論如何，這一案決不能作『精神能改造肉體』的例證。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四日補記。

三

從清朝末年，直到現在，常常聽人說『保存國粹』這一句話。

前清末年說這話的人，大約有兩種：一是愛國志士，一是出洋游歷的大官。他們在這題目的背後，各各藏着別的意思。志士說保存國粹，是光復舊物的意思；大官說保存國粹，是教留學生不要去剪辮子的意思。

現在成了民國了。以上所說的兩個問題，已經完全消滅。所以我不能知道現在說這話的是那一流人，這話的背後藏着什麼意思了。

可是保存國粹的正面意思，我也不懂。

什麼叫『國粹』？照字面看來，必是一國獨有，他國所無的事物了。換一句話，便是特別的東西。但特別未

必定是好，何以應該保存。

譬如一個人，臉上長了一個瘤，額上腫出一顆瘡，的確是與衆不同，顯出他特別的樣子，可以算他的『粹』。然而據我看來，還不如將這『粹』割去了，同別人一樣的好。

倘說：中國的國粹，特別而且好，又何以現在糟到如此情形，新派搖頭，舊派也歎氣。

倘說：這便是不能保存國粹的緣故，開了海禁的緣故，所以必須保存。但海禁未開以前，全國都是『國粹』，理應好了，何以春秋戰國五胡十六國鬧個不休，古人也都嘆氣。

倘說：這是不學成湯文武周公的緣故，何以真正成湯文武周公時代，也先有桀紂暴虐，後有殷頑作亂；後來仍舊弄出春秋戰國五胡十六國鬧個不休，古人也都嘆氣。

我有一位朋友說得好：『要我們保存國粹，也須國粹能保存我們。』
保存我們的確是第一義。只要問他有無保存我們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國粹。

四

中國人向來有點自大。——祇可惜沒有『個人的自大』，都是『合羣的愛國的自大』。這便是文化競爭失敗之後，不能再見振拔改進的原因。

『個人的自大』就是獨異，是對庸衆宣戰，除精神病學上的誇大狂外，這種自大的人，大抵有幾分天才，——照 Nozka 等說，也可說就是幾分狂氣。他們必定自己覺得思想見識高出庸衆之上，又爲庸衆所不懂，所以憤世疾俗，漸漸變成厭世家，或『國民之敵』。但一切新思想，多從他們出來，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也從他們發端。所以多有這『個人的自大』的國民，真是多福氣，多幸運！

『合羣的自大』『愛國的自大』是黨同伐異，是對少數的天才宣戰；——至於對別國文明宣戰，卻尚在其次。他們自己毫無特別才能，可以誇示於人，所以把這國拿來做個影子，他們把國裏的習慣制度擡得很

高贊美的了不得，他們的國粹，既然這樣有榮光，他們自然也有榮光了！倘若遇見攻擊，他們也不必自去應戰，因為這種蹲在影子裏張目搖舌的人，數目極多，祇須用 mob 的長技，一陣亂譟，便可制勝。勝了，我是一羣中的人，自然也勝了；若敗了時，一羣中有許多人，未必是我受虧；大凡聚衆滋事時，多具這種心理，也就是他們的心理。他們舉動，看似猛烈，其實卻很卑怯。至於所生結果，則復古，尊王，扶清滅洋等等，已領教得多了。所以多有這『合羣的愛國的自大』的國民，真是可哀，真是不幸。

不幸中國偏祇多這一種自大；古人所作所說的事，沒一件不好，遵行還怕不及，怎敢說到改革？這種愛國的自大家的意見，雖各派略有不同，根柢總是一致，計算起來，可分作下列四種：

甲云：『中國地大物博，開化最早，道德天下第一。』這是完全自負。

乙云：『外國物質文明雖高，中國精神文明更好。』

丙云：『外國的東西，中國都已有過，某種科學，即某子所說的云云。』這兩種都是『古今中外』派的支流；依據張之洞的格言，以『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人物。

丁云：『外國也有叫化子——（或云）也有草舍——娼妓——臭蟲。』這是消極的反抗。

戊云：『中國便是野蠻的好。』又云：『你說中國思想昏亂，那正是我民族所造成的事業的結晶。從祖先昏亂起，直要昏亂到子孫；從過去昏亂起，直要昏亂到未來……（我們是四萬萬人）你能把我們滅絕麼？』這比『丁』更進一層，不去拖人下水，反以自己的醜惡驕人。至於口氣的強硬，卻很有水滸傳中牛二的態度。五種之中，甲乙丙丁的話，雖然已很荒謬，但同戊比較，尙覺情有可原，因為他們還有一點好勝心存在。譬如衰敗人家的子弟，看見別家興旺，多說大話，擺出大家架子，或尋求人家一點破綻，聊給自己解嘲。這雖然極是可笑，但比那一種掉了鼻子，還說是祖傳老病，誇示於衆的人，總要算略高一步了。

戊派的愛國論最晚出，我聽了也最寒心；這不但因其居心可怕，實因他說的更爲實在的緣故。昏亂的祖先，養出昏亂的子孫，正是遺傳的定數。民族根性造成之後，無論好壞，改變都不容易的。法國 C. le Bon 著民

族進化的心理中，說及此事道：（原）忘今但舉其大意——『我們一舉一動，雖似自主，其實多受死鬼的牽制。將我們一代的人，和先前幾百代的鬼比較起來，數目上就萬不能敵了。』我們幾百代祖先裏面，昏亂的人，定然不少；有講道學的儒生，也有講陰陽五行的道士，有靜坐煉丹的仙人，也有打臉打把子的戲子。所以我們現在雖想好好做『人』，難保血管裏面昏亂分子不來作怪，我們也不由自主，一變而為研究丹田臉譜的人物。這真是大可寒心的事。但我總希望這昏亂思想遺傳的禍害，不至於有梅毒那樣猛烈，竟至百無一免。即使同梅毒一樣，現在發明了六百零六，肉體上的病，既可醫治；我希望也有一種七百零七的藥，可以醫治思想上的病。這藥原來也已發明，就是『科學』一味。祇希望那班精神上掉了鼻子的朋友，不要又打着『祖傳老病』的旗號來反對吃藥。中國的昏亂病，便也總有全愈的一天。祖先的勢力雖大，但如從現代起，立意改變，掃除了昏亂的心思，和助成昏亂的事物（儒道兩派的文書），再用了對症的藥，即使不能立刻奏效，也可把那病毒略略廓淡。如此幾代之後，待我們成了祖先的時候，就可以分得昏亂祖先的若干勢力，那時便有轉機。G. le Bon 所說的事，也不足怕了。

以上是我對於『不長進的民族』的療救方法；至於『滅絕』一條，那是全不成話，可不必說。『滅絕』這兩個可怕的字，豈是我們人類應說的？只有張獻忠這等人會有如此主張，至今為人類唾罵；而且於實際上發生出什麼效驗呢？但我有一句話，要勸戊派諸公。『滅絕』這句話，只能嚇人，卻不能嚇倒自然。他是毫無情面；他看見有自向滅絕這條路走的民族，便請他們滅絕，毫不客氣。我們自己想活，也希望別人都活，不忍說他人的滅絕，又怕他自己走到滅絕的路上。把我們帶累了也滅絕，所以在此着急。倘使不改現狀，反能興旺，能得真實自由的幸福生活，那就是做野蠻也很好。——但可有人敢答應說『是』麼？

五

新青年的五卷四號，隱然是一本戲劇改良號，我是門外漢，開口不得；但見再論戲劇改良，這一篇中，有

『中國人說到理想，便含着輕薄的意味，覺得理想即是妄想，理想家即是妄人』一段話，卻令我發生了追憶，不免又要說幾句空談。

據我的經驗，這理想價值的跌落，只是近五年以來的事。民國以前，還未如此，許多國民，也肯認理想家是引路的人。到了民國元年前後，理論上的事情，著著實現，於是理想派——深淺真偽現在姑且弗論——也格外舉起頭來。一方面卻有舊官僚的攘奪政權，以及遺老受冷不過，預備下山，都痛恨這一類理想派，說什麼聞所未聞的學理法理，橫亘在前，不能大踏步搖擺。於是沈思三日三夜，竟想出了一種兵器，有了這種利器，纔將『理』字排行的元惡大憝，一律肅清。這利器的大名，便叫『經驗』。現在又添上一個雅號，便是高雅之至的『事實』。

經驗從那裏得來，便是從清朝得來的。經驗提高了他的喉嚨，含糊糊說：『狗有狗道理，鬼有鬼道理，中國與衆不同，也自有中國道理，道理各有不同，一味理想，殊堪痛恨。』這時候，正是上下一心理財強種的時候，而且帶着理字的，又大半是洋貨，愛國之士，義當排斥。所以一轉眼便跌了價值，一轉眼便遭了嘲罵；又一轉眼，便連他的影子，也同拳民時代的教民一般，竟犯了與衆共棄的大罪了。

但我們應該明白，人格的平等，也是一種外來的舊理想，現在『經驗』既已登壇，自然株連着化為妄想，合不分首從，全踏在朝靴底下，以符列祖宗的成規。這一踏不覺過了四五年，經驗家雖然也增加了四五歲，與素未經驗的生物學學理——死——漸漸接近，但這與衆不同的中國，卻依然不是理想的住家。一大批踏在朝靴底下的學習諸公，早經竭力大叫，說他也得了經驗了。

但我們應該明白，從前的經驗，是從皇帝腳底下學得；現在與將來的經驗，是從皇帝的奴才腳底下學得。奴才的數目多，心傳的經驗家也愈多。待到經驗家二世的全盛時代，那便是理想軍被輕薄，理想家單當妄人，還要算是幸福徵幸了。

現在的社會，分不清理想與妄想的區別。再過幾時，還要分不清『做不到』與『不肯做到』的區別，要

將掃除庭園與劈開地球混作一談。理想家說：這花園有穢氣，須得掃除——到那時候，說這宗話的人，也要算在理想黨裏——他卻說道：他們從來在此小便，如何掃除？萬萬不能，也斷乎不可！

那時候，只要從來如此，便是寶貝。即使無名腫毒，倘若生在中國人身上，也使『紅腫之處，豔若桃花；潰爛之時，美如乳酪。』國粹所在，妙不可言。那些理想學理法理，既是洋貨，自然完全不在話下了。

但最奇怪的，是七年十月下半，忽有許多經驗家，理想經驗雙全家，經驗理想未定家，都說公理戰勝了強權；還向公理頌揚了一番，客氣了一頓。這事不但溢出了經驗的範圍，而且又添上一個理字排行的厭物。將來如何收場，我是毫無經驗，不守妄談。經驗諸公，想也未曾經驗，開口不得。

沒有法，只好在此提出，請教受人輕薄的理想家了。

六

有人做了一塊象牙片，半寸方，看去也沒有什麼。用顯微鏡一照，卻看見刻着一篇行書的蘭亭序。我想：顯微鏡的所以製造，本爲看那些極細微的自然物的；現在既用人工，何妨便刻在一塊半尺方的象牙板上，一目了然，省卻用顯微鏡的工夫呢？

張三李四是同時人。張三記了古典來做古文；李四又記了古典，去讀張三做的古文。我想：古典是古人的時事，要曉得那時的事，所以免不了翻着古典；現在兩位既然同時，何妨老實說出，一目了然，省卻你也記古典，我也記古典的功夫呢？

內行的人說什麼話！這是本領，是學問！

我想：幸而中國人中有這一類本領學問的人還不多。倘若誰也弄這玄虛，農夫送來了一粒粉，用顯微鏡照了，卻是一碗飯；水夫挑來用水溼過的土，想喝茶的又須擠出溼土裏的水；那可真要支撐不住了。